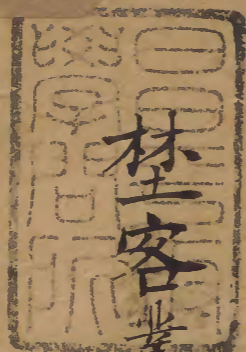


禪海 九十四

冊	架	函	號	類
100	12	4	3157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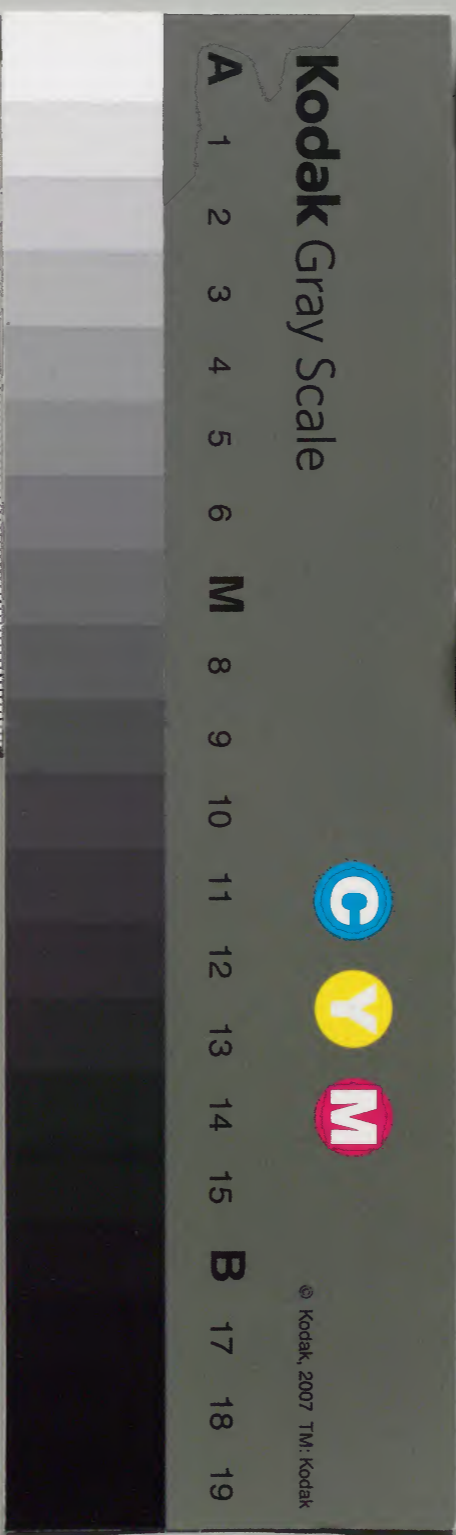
冊	架	函	號	類
370	100	1	3157	漢書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94)
函號	370	44



林客叢書

十二之五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卿生事不同



史記卿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卿見高祖事不同  
朱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  
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卿

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卿生六十餘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留侯世家  
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日：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

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



未暇見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曩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見寬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見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卽時賜可之說見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見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  
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  
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  
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  
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  
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

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  
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  
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  
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錄聽  
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

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為經

###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賈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徃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



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鄭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徃徃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瘡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

類皆以瘡為消病惟禮部韻瘡字下注酸瘡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栻韻注酸瘡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認二字為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



對客讀書 卷十一  
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  
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  
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  
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  
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  
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爲王祥  
尤爲切當爲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

有延

### 江淹儼古

遊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儼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  
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  
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  
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  
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  
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



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  
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  
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  
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  
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  
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  
來惡祝鮫。生若不爲上柱國。歿時猶合替閻羅。後

兩句事見此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歿  
爲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鮫之佞。蓋美其有材  
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鮫等之故。左氏傳亦  
謂祝鮫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鮫。是  
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  
幽顯之賢。去祝鮫之佞。此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  
排疎賓。望衛。悅祝鮫。眇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  
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本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  
圍後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  
明也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  
考漢宣帝紀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  
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塔轉藥  
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  
鬢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  
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

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  
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茗谿漁隱亦引藥  
爲證

###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  
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  
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  
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  
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



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間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 開八表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表蓋以十年爲一表爾近時壽聖皇太極慶

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闈開八表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益改開爲登字

###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母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爲之注耳。



稱翁姑爲官家

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棊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

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傅籍。孺閑孺傳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樂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歿。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



後誅黨人遂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  
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旨哉斯言  
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  
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  
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木丘反  
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  
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

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  
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  
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  
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  
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  
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  
後有延

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



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  
 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鎬釘  
 鹿蠡。南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  
 祖紀。九錫策曰。王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遽  
 請灰釘。南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  
 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  
 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

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  
 為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  
 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  
 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  
 前頭。萬木春。



神龜萬木春

送讀中對香百鳥隣墜曰武長岡細于地豈決休  
賦土回八韓越之指下回八墜夢昏荷薄曰真  
為單字耳其部合亦咬此者則曼繼不言也以此  
驗晴卦忠單首送報昧部五律此一細也如國字

對客叢書卷第十三

宋長洲王楙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  
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  
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  
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  
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



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雜騷竦長劔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徃徃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

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復別。然觀此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義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



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彝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謚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搏者。亦相繼爲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璿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

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爲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爲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剝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剝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



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太

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

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歿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



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賈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殺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

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

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識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為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為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



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  
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  
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  
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  
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  
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  
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

府伯祖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  
伯祖許公隆貴母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  
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  
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  
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涑銅料  
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  
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



六科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  
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  
鑄造。嗇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其上  
大夫闕二字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  
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  
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  
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  
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  
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旣畢令司命負之。

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  
杖威節左負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料正此物也。觀  
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  
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  
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  
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  
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  
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  
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鉦銘



無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候鈺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

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歿。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



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敵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

清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為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寵為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為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觀爰盎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

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盎受其說。不以爲罪。盎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



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  
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  
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  
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  
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  
其才智求藏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  
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齋書  
爲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  
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  
觀臣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  
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  
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細漸  
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  
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  
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  
雲將紅塵竝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



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  
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  
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  
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  
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  
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  
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

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  
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  
命無道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  
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  
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  
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  
東曰卽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  
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  
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  
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  
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  
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  
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  
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  
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  
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

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  
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  
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  
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  
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  
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漢八品十五限漢七品十限而又各以品之清卑  
漢五品三十限漢六品二十五限漢七品二十限  
二品四十限漢三品四十限漢四品三十五限  
晉平吳之始除官品古田之去漢一品古五十限

晉官品古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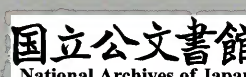
林之宋元嘉初人平數餘為夫人且具北錄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  
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  
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





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  
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鬢鬻市  
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  
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蚪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  
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  
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  
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

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  
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謂觀者正  
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而詩言  
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  
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  
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  
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蚪髯十八  
九謂太宗又曰有蚪髯公傳僕謂引蚪髯公傳誤  
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蚪



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為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眾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

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竝轡歸為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



野客叢書 卷十四 三  
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載賈島太和  
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  
埽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  
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  
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  
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  
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  
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  
摭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

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  
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  
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  
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  
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  
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  
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  
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歿  
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



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

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母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爲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



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  
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  
飾其處不顧已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  
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  
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  
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巧唯室先生書先生  
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婆此語甚  
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  
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  
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  
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  
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  
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  
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  
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  
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



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帝

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歿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歿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



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遊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

楚某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襄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常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



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

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此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爲酒



器然觀祖筵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  
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  
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  
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  
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  
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闕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  
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  
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爲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  
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  
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  
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  
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  
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  
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  
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  
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  
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  
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  
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三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  
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  
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  
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  
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  
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



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  
鑿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  
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  
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  
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日月觀記米南宮  
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  
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  
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

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  
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  
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  
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  
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  
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  
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  
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



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  
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  
吾來襄陽從此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  
白沙思鳳雛之擊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  
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  
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  
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

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  
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  
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  
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  
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  
知此體古矣于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  
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



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  
名準改為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  
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  
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劒去池空  
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  
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  
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

語工於徐

卷十五

野客叢書卷十四

終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在詩曰初去德也  
一木寒游入到此飽幽十年來是事常廢盡其  
青山如靜看僕記得一經說謂一婦人能詩亦其  
端工然翁師云年來高事久人意其存存山眼不枯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  
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璠謂  
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旤不能臣  
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



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璠。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狗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璠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谿愚谿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



抱樂鑿與翟禕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  
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  
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  
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  
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  
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  
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  
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  
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

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  
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  
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  
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  
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  
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田字仲武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尤字公倍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

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煇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壽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起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昏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



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竝見碑彭祖姓  
箴名鏗見姓苑箴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  
村乃作賤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賤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  
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  
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為  
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  
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  
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  
卽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  
司馬道子於園內為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  
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孝武曰



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求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

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母卹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 秦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爲秦夫人或者以爲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爲秦如前漢書秦平秦一秦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秦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秦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爲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



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觀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官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



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

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恹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



爲盡善考漢書高復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武帝立  
拜爲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卽拜之言不  
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復郎超  
遷九叔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  
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  
爲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  
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  
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  
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

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  
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  
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  
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居后婦人豈所當據其  
後如鼂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  
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  
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



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

仕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



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廡爲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譌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字本作牙。譌爲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此。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爲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案後漢汪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釋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譌牙爲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



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  
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  
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歿  
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歿罪謹案某人云末云  
某皇恐叩頭歿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歿  
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歿罪宛類表章之體第  
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曰

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  
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  
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  
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  
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  
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敷出日於本貫及  
寄居處州府支給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



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鴟約喜謂曰霓字惟  
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  
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  
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  
爲旗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  
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  
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

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爲正仲舒又謂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  
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  
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  
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  
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  
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  
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  
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緇布爲  
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  
是以爲二事蓋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冒山  
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爲一事蓋祖  
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  
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  
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爲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  
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  
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  
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  
激乃至於此爲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  
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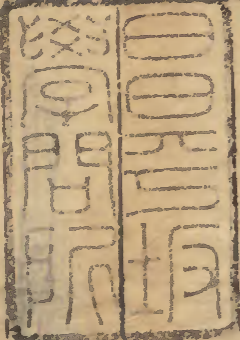


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醜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庾語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醜清者聖明

濁者頑駘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庾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為善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野客叢書卷十五

終



呻吟語卷十五

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味甜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釀者為小人其說其猶自悲不苦濃烈之謂為善也酸澀以白酒為善為醜實所時當為厭愚驕人更謂與夫相禦日月

濁者取翅類膏宿之醜之謂善為聖可也其與濁



